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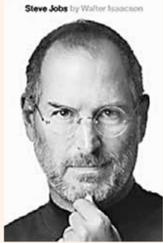
書介

文：草草

《Steve Jobs: A Biography》

定價：32.50美元

作者：Walter Isaacson
出版：Simon&Schuster



這書是喬布斯畢生唯一授權傳記，由前《Time》雜誌總編輯、著名傳記作者Walter Isaacson執筆。Isaacson自2009年開始採訪喬布斯，進行40次以上毫無保留的面對面訪談。一向注重隱私的喬布斯，更破例同意艾薩克森採訪他的親人和朋友，並抱持開放態度，讓艾薩克森深入訪談蘋果電腦的重要夥伴，甚至是蘋果電腦的競爭對手。亞馬遜書店在今年6月開始預售英文版，馬上登上傳記類排行榜第一名，並創下出版史上少見的紀錄。香港三聯書店現已開始接受中文繁體版及英文版預訂，並有8折優惠，詳情可以參考三聯網頁。

《日本核震》

定價：港幣78元

作者：程瑛、山旭
出版：中和出版



日本核震事故發生距今5個多月，但核漏陰霾在當地仍未解除。生活在大亞灣核電站附近，每天有四分之一電力來自核能的香港居民，既然在短期內無法擺脫「核能生活」，就必須從今天起建立對核能的基本認識。內地《瞭望東方周刊》的程瑛及山旭，以傳媒的敏銳視角，學者的研究角度，寫成本書，重新追溯日核事故中的天災與人禍，並剖析核能被國際社會趨之若鶩的原因，以及大量應用後對世界以至香港本土的影響。

《王國》(1-4冊)

定價：新台幣780元

作者：吉本芭娜娜
譯者：陳寶蓮
出版：時報文化



《王國》一套4本環繞3個在都市生存，具有自然魔法的一家三口展開。吉本芭娜娜的小說總帶着新奇的療愈能量。小說中的主角不論是陷入失戀、家庭崩壞生病、死亡、貧困等人生困境，還是會不斷尋找往前邁進的方法，也都會在最後獲得自我的成長，這些成長的或是獲得救贖的契機，往往是藉由外在環境的改變，例如旅行、變更生活住所或是改變自己的視角，讓受傷的心靈脫離暴風圈，也就是從受傷害的場所移動到溫柔的地方，充滿愛的存在。

《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》

定價：新台幣300元

作者：珍奈·溫特森
譯者：韓良憶
出版：遠流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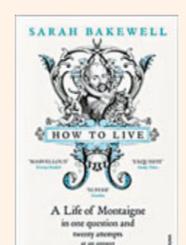


珍奈·溫特森被認為英國當代最好也是最具爭議性的作家之一，這書是她的處女作、成名作，也是代表作。故事敘述一個名叫「佳奈」的孤女，由基督教聖靈降臨教派教友撫養長大，在她的小宇宙中，凡事非黑即白，凡人非友即敵，如同說到水果，也就只有營養豐富又便宜的柳橙一樣。佳奈本該成長為虔誠的教徒，偏偏上帝自有別的安排，少女逐漸發覺，正如地球上不僅限於柳橙一種水果，這世間也有一些女人和男人愛戀的對象和自己是同樣的性別，而自己正是其中之一。覺醒的道路苦澀多於甜蜜，但是佳奈仍選擇自由，選擇走上這一條路。全書巧妙地融合少女佳奈的成長故事和富有隱喻的童話，作者寫得真誠、動人、慧黠而幽默，被喻為「天才之作」。

《How to Live》

定價：10.62美元

作者：Sarah Bakewell
出版：VINTAGE UK



本書獲2011年美國全國書評人協會(NBCC)傳記獎。它將歐洲近代散文之父蒙田的人生劃分為20篇章節，經由這20段蒙田的生命歷程來回應「How to Live」，讀者透過作者如詩的優美文筆來了解蒙田內心的達觀寧靜，經由蒙田這位生命導師的故事來頓悟生命的意義，是一部難得一見的心靈傳記書，沒有說教，只有寧靜與自覺；無怪乎《紐約客》讚譽作者「出色地、生動地融合了蒙田哲學中心思想與生平軼事」。

島田雅彥：「王子」也是性情中人

島田雅彥乍看之下儒雅謙和，卻是位貨真價實性情中人。但大家可能沒想到，這位「日本文壇王子」原來如此火爆直接，有時候着實令人忍不住為他捏把汗。攜最新中譯本《徒然王子》來滬的島田雅彥接受了本報專訪，有一說一，不吐不快，看來在「王子」的「王國」，全然沒有模稜兩可與中間路線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

又愛又恨芥川獎

島田與章子怡的合照，曾登上日本時尚雜誌的封面，可見這位「文壇王子」在時尚界亦是風雲人物。「王子」雖然已經年近50，但仍然精力充沛，愛好多多，不但繪畫、烹飪、體育樣樣在行，還曾拍過4部電影，演過歌劇。最重要的是，他還是享譽日本的重量級作家。1983年，還是學生的島田在《海燕》上發表《獻給溫柔左翼的嬉遊曲》出道，年僅22歲就獲得芥川獎提名，在文壇嶄露頭角。此後開始獲獎頻頻，1984年的作品《為了夢遊王國的音樂》獲得第6屆野間文藝新人獎；1992年以《彼岸先生》獲得第20屆泉鏡花文學獎；2006年憑借《頹廢姐妹》捧得第17回伊藤整文學獎，2008年的《混沌池》再為他贏得年度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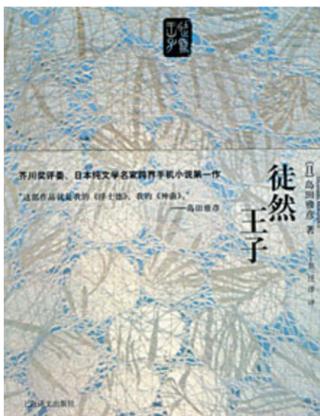
不過，這確實是一個充滿悖論的世界。島田以芥川獎起家，但後者最終卻淪為一塊經年難癒的心頭「傷疤」。自青春年少即向芥川獎發起衝擊，至今已6度提名，6度折戟，島田由此創造了芥川獎落敗次數之最。然而頗具戲劇性的是，就在最近，他又得到了該獎項更高层次的認可。2011年，島田作為新晉評委正式加盟芥川獎評委會。雖然此前已是三島由紀夫獎的評委，得以出任芥川獎評委對島田而言，意義應當更為特別，不知是否可以或多或少撫平他的「舊痛」。

文學與市場結合是必然趨勢

與日本國內另一個知名度較高的文學獎項直木獎不同，芥川獎的目標是純文學作品，並以鼓勵新人作家為宗旨，島田雅彥因此有把機會搶先閱讀文壇新星們的作品。但在「私小說」盛行的當下，中、日兩國的新人作家似乎也是癡纏相若。在島田看來，日本很多80後新人作家的作品形式華麗，實質蒼白，「不可否認，80後作家的寫作手法確實較前輩更為豐富，但這往往是為了彌補缺少生活而導致的內容貧瘠，除此以外，自我意識過強，也是他們的一大弱點。」

至於近來茅盾文學獎等內地重要文學獎項在坊間備受爭議，倒是具有「中國特色」。島田笑言，日本的文學獎沒有遭遇過類似的尷尬，「因為在日本，沒有人關心甚麼文學獎！」

雖然芥川獎旨在嘉獎純文學作品，島田本人亦一直被看作是純文學寫作的旗幟之一，但他卻認為，文學與市場結合是必然趨勢。「在日本，純文學與娛樂文學的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。」島田說：「或許純文學和娛樂文學的區別就像是兩類不同風格的人，有的人簡單明快，有的人複雜深邃，有的人說話很明瞭，有的人說的話可能連自己都沒搞懂，僅此而已。」至於被歸類為日本文壇後現代主義的標杆人物，島田則直言：「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分類毫無意義。」



《徒然王子》與日本皇室

談及新作《徒然王子》的分類，島田雅彥認為「非常複雜」，「它的題材是『純文學』，但是表現手法又很娛樂，它寫到歷史似乎是歷史小說，但是情節跌宕起伏也非常娛樂。」將新作比作是「大雜燴」，島田或許只是舉重若輕而已，因為他對《徒然王子》寄予厚望，早已眾所周知，「這部作品就是我的《浮士德》、我的《神曲》。」島田早前談及《徒然王子》時曾說，作品試圖打破純文學、幻想小說、推理小說之間的界線，最大限度地發揮文學的自由度，他的創作「野心」由此可見一斑。

島田雅彥的悲情三部曲《無盡的卡農》，因影射日本皇室婚戀內幕，出版後曾在日本國內掀起了軒然大波。不過，島田似乎是意猶未盡，因為《徒然王子》仍然是一部以日本皇室王族為背景的小說。《徒然王子》的故事主要講述一位被囚禁的王子在逃脫牢籠後，為了讓世界找回年輕活力，與同伴穿行於中國秦王朝、日本平安時代末期、風雲變幻的戰國年代以及德川幕府末期，在各種充滿光怪陸離奇詭的國家社會，與一個個游離於傳統社會之外的人邂逅。在《徒然王子》中，島田將日本傳統文學關於靜態與細節的追求盡融其中，秉持日本文學「物哀」之情感，並借靈魂入世出世的志怪加以演繹。

日本年輕人少看村上春樹

島田中國情結濃厚，不但曾多次採訪北京、上海、新疆、西藏等城市，在他的作品中亦多次出現中國元素。哈爾濱、瀋陽這些中國城市都曾出現在他的小說中，《徒然王子》更是為古代秦國著名方士徐福獨闢



島田雅彥在上海接受本報專訪
本報上海傳真



島田與章子怡的合照，曾登上日本時尚雜誌的封面。
本報上海傳真

章節。至於一些對中國懷有惡意的日本文壇人士，島田亦不再秉持君子風度，以毒攻毒予以還擊。

島田說，他讀過不少中國文學作品，莫言、蘇童、鐵凝都是其喜歡的當代中國作家。在他看來，得益於中國作家們不拘一格的成長背景，在世界文學殿堂中，中國文學的多樣性無與倫比，「中國的作家們來自於很多不同的民族，同時亦有城市、農村之別，因此他們的作品往往能夠全面反映中國的各種現實。」

至於目前，村上春樹、渡邊淳一和東野圭吾等日本作家，馳騁中國書市，島田表示，這並不代表日本作家的水準高於中國同行，倒是與日本亞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息息相關。「隨着經濟水平的提高，中國的老百姓開始追求精神生活，村上春樹的小說可以說是小資生活的標本；除此以外，豐富的精神生活還需要一些『情色』點綴，於是渡邊淳一就火了。至於東野圭吾的作品，就好像一些社會、法制新聞，可以作為茶餘飯後的八卦。」島田認為，日本作家流行是中國社會發展階段所決定的，亞洲人審美相似，日本正好又有相關娛樂內容提供。

村上春樹在中國粉絲無數，島田照樣十分敢言，不怕犯了眾怒。「村上作品中有着濃重的對美國和西方社會的嚮往，但日本社會現在不那麼推崇美國，所以導致他的作品看起來稍有些過時，現在的日本年輕人確實很少看他的書了。」

關於激進音樂思想家的五堂課

書評

文：彭疆青

巴丟這本書是對一連串華格納批判者的回應。在音樂史上，華格納的地位頗富爭議，他對德語歌劇的改革，如擴展「音樂劇」概念，運用主導動機(leitmotif)作為貫穿整齣歌劇的主題，豐富音色和和聲等，都改寫了十九世紀音樂的歷史。在文化方面，他用日耳曼神話表達其充滿隱喻的世界觀，當中滲透不少反猶思想，為不少人詬病。但那些批判者同樣深受他的影響，尼采便是一個鮮明例子。尼采早年也是沉迷其中的華格納信徒，後來因為華格納歌劇違反音樂的本質，及其掀起的偶像膜拜式美學，因而寫出《華格納事件》等著作，尼采可算是較為著名的華格納反對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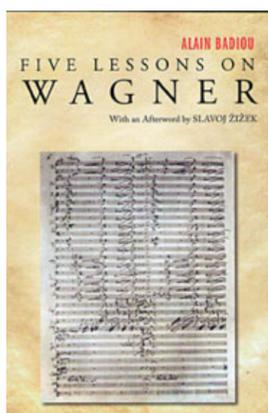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真正影響巴丟寫這本書的，卻是阿多諾和法國哲學家拉庫埃-拉巴特(Philippe Lacoue-Labarthe)，尤其是後者。拉庫埃-拉巴特對華格納歌劇的評價，主要在他的《偽音》(Musica Ficta)裡，其中一項指責為其缺乏「複雜性」(complexity)的問題，大概是因為這些作品的意義被神話學意涵所籠罩。拉庫埃-拉巴特更認為華格納不過將政治美學化，將音樂(歌劇)裡的人物(figures)賦予種族神話色彩。巴丟不禁這樣問道：究竟華格納歌劇是否如他們想像的只有單純的日耳曼神話色彩，還是充滿複雜意涵的作品？

阿多諾在《否定的辯證》、《尋找華格納》等著作裡，也批判華格納。他集中討論華格納歌劇在意識形態方面與種族主義的關係，而忽略了華格納音樂中的複雜性。自尼采以來，人們習慣將華格納的人格特質，例如他的反猶太思想，與其音樂的思想及美學意涵混為一談，結果華格納音樂中的思想被當作法西斯主義雛形，人們將他的歌劇美學視作法西斯主義美學的圭臬。然而，正是以華格納為主的後期浪漫主義音

樂，向巴丟展示了可比擬哲學思想的非思想性意涵：音樂可以表達出比思想更複雜、卻不屬於思想的意涵。

巴丟認為整個「華格納事件」應該分為「美學/哲學」及「意識形態/政治」兩個層面，華格納的種族神話和反猶思想回歸個人問題和政治意識形態領域，他在歌劇中展示豐富思想則應歸入美學和哲學的範疇。

華格納一手創造了不少獨特個性的原型，例如歌劇《帕西法爾》(Parsifal)，一般人以為它是華格納晚年創作力衰退的作品，可是巴丟認為它即不是最佳的歌劇，卻仍領先時代，它充滿許多符號象徵，例如主人翁帕西法爾就是「純粹愚者」(the pure fool)的能指(signifier)。《諸神的黃昏》裡的齊格弗里德(Siegfried)和阿爾布利希(Alberich)怨恨各自的父親，卻因各自屬於敵對的陣營而互相纏鬥，這也創造出悲劇性鬥爭的一種原型。華格納歌劇還表達出現代人的困境，《崔斯坦與伊索德》是關於國王在兒愛上國王新婚妻子的故事，劇終時伊索德一直等待着崔斯坦回來卻不知後者已被國王刺死，這比《等待戈多》更接近阿多諾討論這部戲劇時提出的「徒勞等待」(waiting in vain)概念。



書名：Five Lessons on Wagner (關於華格納的五堂課)

作者：Alain Badiou (阿蘭·巴丟)
出版：Verso
出版日期：2010年12月

巴丟本人是華格納音樂的粉絲，其父親也曾參與華格納音樂節的製作，他與同樣熱愛華格納音樂的好友齊澤克一樣，反對時人(尤其是以色列文化界)對華格納音樂扣上「反猶主義」帽子的污穢。巴丟說：華格納作品裡的意義並不在於他在生時如何看待的作品，而是他的作品能帶給我們甚麼意義，而華格納永遠能帶給我們嶄新的意義。齊澤克在後記開首處，就提出一次華格納音樂研討會中一位台下聽眾的問題：「既然他的音樂與納粹及反猶主義有關，為甚麼我們仍然經常聽他的音樂？」齊澤克接着說：如果華格納是反猶主義者，那麼在他歌劇中的猶太人形象呢？如果真要尋找流浪的猶太人(Wandering Jew)形象，那恰好就是那個受咒詛的「漂泊的荷蘭人」(Flying Dutchman)，而在同名歌劇中他卻是位英雄人物。

在音樂史上，華格納是一位劃時代的人物，他像稍後主張「五官通感」的波特萊爾，打破了音樂、文學象徵和戲劇空間諸領域的隔閡，他也令音樂超越了思想，其語言比政客充滿意識形態的語言更豐富。巴丟這五堂課正希望梳理以前對華格納歌劇的討論，並釐清人們對其音樂的誤讀。巴丟和齊澤克也認為許多從北歐及塞爾特神話中取材的華格納歌劇，其實都有豐富的基督教象徵，及華格納的禁慾思想，這與傳統對於華格納個人形象的解讀，又不盡相同，重新引發我們對這位音樂家的複雜個性產生更大興趣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至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
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vp@gmail.com